



俄国文学史

德·斯·米尔斯基 著
刘文飞 译

下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f12.09
20132
2



俄国文学史

下卷

德·斯·米尔斯基
刘文飞 译
著

人民出版社

选题策划:刘丽华

特约编辑:青 川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文学史:全二册/(俄罗斯)米尔斯基 著 刘文飞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

ISBN 978-7-01-011563-4

I. ①俄… II. ①米…②刘… III. ①俄罗斯文学-文学史

IV. ①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6350 号

俄国文学史

EGUO WENXUESHI

(上、下卷)

(俄罗斯)米尔斯基 著 刘文飞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50

字数:650 千字

ISBN 978-7-01-011563-4 定价:11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献给莫里斯·巴林

作者序

这部始于 1881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Достоевский〉的离世之年）的俄国文学史，原计划作为我准备写作的俄国之前时期文学史之下篇。1881 年被选来作为一个合适的路标，但它并非俄国文学史上至关紧要的转折点。它所标明的与其说是开端，莫如说是终结，即俄国现实主义古典时代之终结。更为精确的分界或可回溯至 1845 年，或可移至 1895 年。可以说，这部文学史所涵盖时期的前 15 年实为一个衰老期，这是伟大现实主义时代的秋天：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人物是年老的托尔斯泰（Tolstoy; Толстой），他属于上一代人；这一时期第二伟大的人物契诃夫（Chekhov; Чехов），亦显然是“秋天的”天才。仅在高尔基（Gorky; Горький）的革命现实主义兴起之后，尤其在反现实主义的象征派（Symbolists; СИМВОЛИСТЫ）运动兴起之后，一个并非作为往昔之余辉的新时期方才开始。这一切使得作者很难抉择，应将哪些作家置入本卷，而将哪些作家归于上一时期。我避免将个别作家一分为二，分别纳入两卷，唯一的例外是托尔斯泰，这位作家足够伟大，能够承受此类手术。至于那些其创作构成六七十年代思潮之重要部分、只能在那一时期的框架中进行讨论的作家，我将在另一部书中予以论述。^① 比如，萨尔蒂科夫（Saltykov; Салтыков）

① 米尔斯的《俄国文学史》由两卷构成，即《俄国文学史（自远古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1881〉）》和《当代俄国文学（1881—1925）》，前者写于 1927 年，后者写于 1926 年，亦即作者实际先写下卷，后写上卷。——译注

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 (Gleb Uspensky; 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 即属此类作家, 虽然他们的许多最佳之作均面世于 1881 年之后。相反, 与他们同辈的另一些作家则列入此卷, 如列斯科夫 (Leskov; Лесков) 和列昂季耶夫 (Leotiev; Леотьев), 这类作家年轻时与时代风尚不相吻合, 在 80 年代方赢得名声, 但死后影响依旧。个别情况下 (尤其是费特 <Fet; Фет>), 本卷已有简要论述的作家还将在关于前一时期的文学史中得到篇幅更多的讨论。

向英语读者介绍当代俄国文学, 我试图尽可能地诉诸事实, 而特意回避概括。我的此书并无其他奢望, 只求发挥《入门手册》或《默里当代俄国文学指南》之类的效用。一位学识并不渊博的外国人轻而易举便能获得的鸟瞰图将不会出现在这里, 这对于一位俄国人而言却十分困难, 因为对具体细节的过分熟悉反而使他难以概览全貌。本书提供的某些新事实和新观点若能矫正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англосаксы) 以及其他民族人对于我的国家所持之简单草率的结论, 我便会深感欣慰。但我并未心存幻想。借俄国话题训练其直觉能力, 这在那些无所不知的西方天才处已成为一种传统, 他们在这一领域可自由行事, 随心所欲, 沉湎于大量无关无用之信息。

西方的俄国文学史家自一开始便惯于告诉其读者, 俄国文学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 它与政治和社会史的关联更为紧密。这绝对不是实情。俄国文学, 尤其是 1905 年后的俄国文学, 其非政治化几乎令人震惊, 如若考虑到它所见证的那些巨大政治灾难。即便诉诸“政治”主题, 当代俄国作家其实仍是非政治的; 即便他们进行宣传, 如马雅可夫斯基 (Mayakovsky; Маяковский), 这宣传在他们手中亦为手段而非目的。不过, 我仍在书中插入两个主要论述政治以及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的章节。我如此设置并非因为, 在言及安德列耶夫 (Andreev; Андреев) 和勃洛克 (Blok; Блок) 时谈论两次俄国革命, 要比在言及惠特曼 (Whitman; Уитмен) 和惠蒂埃

(Whittier; Уитьер) 时谈论美国内战更有必要, 而是因为, 出生在里加 (Riga; Рига) 以西的人很少有谁了解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事实 (虽然俄国革命挂在每个人的嘴上)。

如若说更高意义上的文学很少受到政治之影响, 那么, 俄国的文学观念 (这完全是另一问题) 则始终处于政治偏见的巨大影响之下。1917 年之后, 这一影响自然日益增强。许多赞成苏维埃的俄国人不再视布宁 (Bunin; Бунин) 为伟大作家, 因为他置身白军一边, 同样, 许多流亡者亦不再视高尔基为伟大作家, 因为他支持列宁 (Lenin; Ленин)。对于俄国文明之未来而言幸运的是, 在苏维埃栅栏的两边均有一些人不愿投入“思想内战” (Civil War mentality;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умах), 他们的人数仍在继续增长。

我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 对俄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能轻而易举地看出我的好恶。但我得申明, 我将使我的文学良心远离政治倾向, 以同等的批评公正面对所有作家, 无论是保守作家列昂季耶夫、自由派索洛维约夫 (Soloviev; Соловьев) 还是布尔什维克高尔基, 无论是“白卫军”布宁还是共产党员巴别尔 (Babel; Бабель)。我的评价和批评或许是“主观的”、个人的, 但它们均系文学和“美学”偏见之结果, 而非政治派别情感之产物。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 我相信我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这一代文学人的美学观, 我的评价就整体而言不会让内行的俄国读者感觉悖论。

然而, 如若说俄国读者打第一眼起便能理解我, 我却担心盎格鲁撒克逊知识分子 (毕竟只有知识分子才对俄国文学感兴趣) 会在我的评价中发现某些奇异之处。英美知识分子对俄国作家的评价大约滞后 20 年, 即便是在 20 年前, 他们的某些偏爱也仅能获得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士之赞同。我对列斯科夫、列昂季耶夫、罗扎诺夫 (Rozanov; Розанов)、象征派 (我在他们中间更推崇别雷 (Bely; Белый) 而非巴里蒙特 (Balmont; Бальмонт)) 和列米佐夫 (Rimizov; Ремизов) 的推崇, 反映了俄国文学批评界之共

识，并非我的独创。同样，我对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Мережковский）、阿尔志跋绥夫（Artsybashev；Арцыбашев）、安德列耶夫的象征主义、高尔基的中期创作以及巴里蒙特大部分诗歌的冷淡，亦为我的合群立场之证据。趣味自然永无过失，但亦无理由认定，新近的趣味一准更佳。不过毕竟，隔开一段距离我们会看得更准，如今已很少有人会像拜伦（Byron；Байрон）那样评价罗杰斯（Rogers；Роджерс）^①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Вордсворт）^②，或像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批评家们那样评价苏利-普吕多姆（Sully-Prudhomme；Сюлли-Прюдом）^③和马拉梅（Mallarmé；Малларме）^④。

此书写于伦敦，若无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Британский музей）和伦敦图书馆（London Library；Лондон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之相助，此书实难完成。大英博物馆是一座19世纪俄语图书的无价宝库。1909—1914年间的藏书则不太完整，自战争爆发起它几乎停止采购俄语书籍。^⑤不过，我深感幸运的是，伦敦图书馆馆员海格伯格·赖特博士（Dr. Hagberg Wright；доктор Хегберг Райт）是一位对俄国问题很感兴趣的学者，他不断充实图书馆的俄文部，因此，该图书馆有关近20年间俄文小说和俄文诗歌的藏书相当完整。这样一句话便可说明问题：若无论敦图书馆，本书的某些章节便难以完成。

我最大的困难是难以读到1914—1918年间出版的图书。由于绵延的战火，这些书籍在西欧各国的图书馆中非常少见。另一方面，苏联当局禁止出口革命前出版的图书，这也造成巨大不便。因此，我无法

① 罗杰斯（1763—1855），英国诗人，诗作有《回忆的乐趣》等，1850年曾拒绝桂冠诗人称号。——译注

②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之一，184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译注

③ 苏利·普吕多姆（1839—1907），法国诗人，190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④ 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象征派代表。——译注

⑤ 最近似乎采取了一些更新俄语藏书的措施。——原注

使用某些重要参考书（如必不可少的《布罗克豪斯 - 艾弗隆新百科全书》〈*Brockhaus - Efron's New Encyclopaedia*; *Нов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①和温格罗夫〈*Vengеров*; Венгров〉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Ninetenth Century*;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евятнадцатого века*〉)。最大的影响即传记资料不足，尤其缺乏关于第三章所讨论的作家（库普林〈*Kuprin*; Куприн〉、阿尔志跋绥夫、谢尔盖耶夫 - 青斯基〈*Sergeyev-Tsensky*; Сергеев-Ценский〉）之信息。另一方面，我亦深感欣慰，因为我给出了一部勉强完整的、最新的俄国后革命文学史。

我衷心感激伯纳德·佩尔斯爵士（*Sir Bernard Pares*; сэръ Бернард Перз）^②，没有佩尔斯教授的热情支持，此书难以写成；衷心感谢简·艾伦·哈里森小姐（*Jane E. Harrison*; Джейн Е. Харрисон），她以无尽的善意和耐心阅读此书的许多章节，并对我糟糕的英语作出许多无价的订正（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哪些章节得到了这样的好运）；衷心感谢我的同事 N. B. 乔普森（*N. B. Jopson*; Н. Б. Джопсон），他在俄语书名的英译方面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1925 年 2 月

① 即《布罗克豪斯 - 艾弗隆百科词典》（*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1890—1907 年出版于彼得堡，正文 82 卷，增补本 4 卷，1911—1916 年出新版，计划出 48 卷，仅出 29 卷，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开始出版其影印本。——译注

② 佩尔斯（1867—194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俄国史》和《俄国君主制的衰亡》等书。——译注

目 录

下 卷

作者序	/001
第一章	/001
一、伟大时代的终结	/001
二、1880 年后的托尔斯泰	/004
三、列斯科夫 (1831—1895)	/027
四、诗歌：斯鲁切夫斯基	/038
五、知识分子首领们：米哈伊洛夫斯基	/041
六、保守派	/045
七、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	/047
第二章	/056
一、80 年代与 90 年代初	/056
二、迦尔洵 (1855—1888)	/057
三、次要小说家	/060
四、流亡作家	/063
五、柯罗连科 (1853—1921)	/065

六、律师作家	/068
七、诗人	/070
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1853—1900)	/072
九、契诃夫 (1860—1904)	/081
 插入的章节之一 第一次革命	 /098
 第三章	 /105
一、契诃夫之后的小说	/105
二、马克西姆·高尔基	/107
三、“知识派”小说	/121
四、库普林	/123
五、布宁	/125
六、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 (1871—1919)	/132
七、阿尔志跋绥夫	/140
八、谢尔盖耶夫-青斯基	/142
九、次要小说家	/145
十、文学团体之外	/148
十一、小品文作家和幽默作家	/150
 第四章	 /152
一、90年代新思潮	/152
二、美学复兴	/154
三、梅列日科夫斯基	/157
四、罗扎诺夫 (1856—1919)	/165
五、舍斯托夫	/174
六、其他“宗教哲学家”	/177
七、《路标》和《路标》之后	/181

第五章	/183
一、象征派	/183
二、巴里蒙特	/186
三、勃留索夫	/189
四、玄学派诗人和济娜依达·吉比乌斯	/194
五、索洛古勃	/200
六、安年斯基 (1856—1909)	/206
七、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209
八、沃洛申	/214
九、勃洛克 (1880—1921)	/216
十、安德烈·别雷	/231
十一、次要象征派	/242
十二、“拟古派”：库兹明	/245
十三、霍达谢维奇	/247
插入的章节之二 第二次革命	/249
第六章	/260
一、古米廖夫和诗人行会	/260
二、安娜·阿赫马托娃	/264
三、曼德施塔姆	/267
四、粗俗派：谢维里亚宁	/268
五、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270
六、“农民诗人”和意象派：叶赛宁	/271
七、未来派的兴起	/274
八、马雅可夫斯基	/277
九、其他列夫派诗人	/282
十、帕斯捷尔纳克	/283

十一、无产阶级诗人	/285
十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年轻诗人	/287
 第七章	 /289
一、列米佐夫	/289
二、阿·尼·托尔斯泰	/299
三、普里什文	/302
四、扎米亚京	/304
五、回忆录和历史小说	/306
六、什克洛夫斯基和爱伦堡	/311
七、小说在 1921 年后的复兴	/315
 补遗	 /325
一、戏剧	/325
二、文学批评	/331

第一章

一、伟大时代的终结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Александр II) 在位期间 (1855—1881) 是一个充满伟大文学成就的时代, 是俄国小说的黄金时期。几乎所有俄国伟大小说均写于这一时期, 从屠格涅夫 (Turgenev; Тургенев) 的《罗亭》(Rudin; Рудин) 和阿克萨科夫 (Aksakov; Аксаков) 的《家庭纪事》(Family Chronicle; Семейная хроника), 到《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和《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最好的作家均在写作长篇小说, 但其他文学形式亦继续兴旺, 使人顿生黄金时代之印象。然而, 这鲜花中却藏匿一条寄生虫: 所有这些伟大文学成就均归功于老一代作家, 他们后继无人。1856年后步入文学界的年轻人, 无一人堪与前辈作家比肩, 当老人们相继离去之后, 年轻作家中亦无人能填补他们留下的位置。这一转折点在1880年后迅即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卒于1881年, 屠格涅夫卒于1883年。托尔斯泰宣布退出文学界。一个伟大时代终结了。

出生于1830—1850年间的一代人绝不缺乏天赋, 但这些天才却步入其他领域而非文学。这是伟大作曲家辈出的一代, 如穆索尔斯基 (Musorgsky; Мусоргский)、柴可夫斯基 (Chaikovsky; Чайковский) 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Rimsky-Korsakov;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这一代人中还涌现出许多伟大科学家, 如门捷列夫 (Mendeleeff; Менделеев), 更不乏许多著名画家、政论家、律师和历史学家。然

而，这一代的诗人和小说家却由二流人才充任。这个国家似乎已在文学方面耗费过多精力，如今便决定将其所有天才均转而投向其他艺术和科学领域。

但是，除了这一在不同智性活动领域间重建平衡的神秘过程之外，文学之衰落还另有原因。第一个原因与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批评的某一基本特征相关。伟大的俄国小说家们均为伟大的技艺大师，即便他们像托尔斯泰那样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作出鄙视“形式”之姿态。但他们的确曾尝试掩饰这一点，的确曾作出鄙视“形式”之姿态。无论如何，他们似乎想告诉公众，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容而非他们的艺术。批评家们走得更远，他们简单地将文学作品的价值等同于作品内容的道德效用或社会效用。他们“向美学宣战”，禁止一切“纯艺术”追求。文学界新人轻而易举地被灌输进此类学说，即形式毫无用处，而内容却是一切。这使得技艺传统无法传承，而只有这样的传承方能保证文字艺术的正常发展。由于所有形式问题均为禁忌，年轻作者无法自年老作家或好作家处获得教益。他们只能无意识、无意义地模仿后者，未体现出任何创造力。1860年一代试图挣脱定型的小说形式，这一尝试有可能发展成为对新表现形式的创造性追求，近乎一场早产的未來主义思潮（Futurist movement；движение футуристов）。然而，时代氛围却不利于这一发展，尝试最后无果而终。这些年轻创新者中最重要者为波米亚洛夫斯基（Pomyalovsky；Помяловский，1835—1863），他英年早逝。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утилитаризм）无处不在的压力下，这一思潮未能促成旧形式之返老还童，最终却导致对一切形式的完全摆脱。这一阶段在格列勃·乌斯宾斯基（Gleb Uspensky；Глеб Успенский，1840—1902）的创作中得以实现，他是这一时期最有天赋的民主派小说家。那些更为传统、更加保守的作家，则仅能重复伟大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方式方法，将后者庸俗化、廉价化。他们或像萨里阿斯公

爵 (Count Salias; граф Салиас) 那样用现实主义手法更新历史小说, 或像奥姆列夫斯基 (Omulevsky; Омудевский) 和舍勒-米哈伊洛夫 (Scheller-Mikhaylov; Шеллер-Михайлов) 那样用现实主义手法宣传激进主义思想, 或像阿夫谢延科 (Avseenko; Авсеенко) 那样与现实主义手法作对, 或像兹拉托夫拉茨基 (Zlatovratsky; Златовратский) 和扎索季姆斯基 (Zasodimsky; Засодимский) 那样以这一手法描绘农民村社之美德和资本主义文明之罪恶, 但无论如何, 他们均毫无二致地缺乏原创性和可读性。他们只能像议员们那样被按照政治立场予以分类。

使得文学传统进一步弱化的第二个原因, 即亚历山大二世在位前半期由农奴制改革和其他自由改革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农奴解放给地主贵族阶级经济以致命一击, 而这一阶级在此之前始终垄断整个文学。在文化方面最为活跃的中层贵族地主受害最重, 一个新的阶级取而代之者, 即知识分子。这一阶级来源复杂, 它吸收许多破产贵族, 但其主力仍为那些先前并未参与现代文明的下层人士或外围人士。60年代新人中, 神职人员之子尤其人多势众。这些新知识分子具有一个共同特征, 即完全背叛一切父辈传统。他如若是神甫之子, 则必定成为一位无神论者; 他如若是地主之子, 则必定成为一位农业社会主义者。反叛一切传统, 是这一阶级的唯一口号。在这种条件下捍卫文学传统便双倍地困难, 因此也无人捍卫。自老作家处继承下来的, 仅为那些被认为可直接服务于革命和进步之目的的东西。

改革使俄国生活发生巨变, 亦为许多富有抱负和力量的人士开辟许多新渠道, 若在先前体制下, 这些人最有可能去写诗作文。新的法院需要大量有文化修养的人员。资本主义企业的迅速增长吸引众多人士, 工程师的人数也翻了数番。进化理论的发展, 使科学成为引人入胜的时尚。对于任何一门智性活动而言, 时代氛围均变得更为轻松自如。政治报刊得以出版, 且获利颇丰, 直接

的革命活动也吸引年轻一代中许多最杰出人才。认为文学艺术在较为自由的条件下必定比在专制制度下更为繁荣，这一看法或许是个错误，更为常见者是相反的例证。当其他一切活动均难以为继，文学艺术便会吸引胸怀抱负、渴望借助智性工作表现自我的每一个人。文学与其他任何一项工作一样，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当其他工作变得有趣，也容易找到，便很少有人愿将时间奉献给缪斯。当一些智性活动的新领域突然展开，如在1860年左右的俄国，环境便对文学艺术的发展非常不利。当这些领域再度关闭，文学又再度吸引大批无业可操的知识分子。弥尔顿（Milton；Мильтон）所属政党当政时，他是一位政论作家，一位官员；在他的敌人获胜后，他则写出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Потерянный рай）。亚历山大二世伟大自由主义改革对文学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新生力量的匮乏。俄国文学史中的六七十年代为这样一个时期，其一流作品均出自老辈作家之手，为其他活动所吸引的年轻一代则只能向文学贡献出二流作品。

80年代即将来临时，氛围开始发生变化，但年轻一代仍未给出任何堪与其父辈相提并论的作品。那伟大一代之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被视为美好时代的孤独遗存，其中最伟大者即托尔斯泰，在其“思想转向”（conversion；обращение）后的许多年间，他始终是俄国文学中无与伦比的最伟大、最有影响人物，是一位远高于其脚下侏儒的孤独巨人。

二、1880年后的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1880年后的作品迥异于其早期所有创作，两者间泾渭分明。但两者毕竟出于同一作家之手，后期托尔斯泰创作中许多貌